



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

小黑马的故事

XIAOHEIMA DE

GU SHI

袁 静◎著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由花山不重出版



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



小·黑马的故事

XIAO HEI MA DE GU SHI

袁 静◎著



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黑马的故事 / 袁静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1. 5

(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)

ISBN 978-7-5511-0017-5

I. 小… II. 袁…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80781号

丛 书 名: 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

书 名: **小黑马的故事**

著 者: 袁 静

策 划: 张采鑫 陈 新

责任编辑: 刘红哲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封面设计: 天之赋设计室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6/32/24/28/29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字 数: 85千字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12年1月第1版

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0017-5

定 价: 17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曾为我国少年儿童健康
成长提供的优质精神食粮，
不仅为昨天所需要，也为今天
和明天所需要。

题《时代·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》

贺敬之 二〇一二年夏

著名诗人、剧作家，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、
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为本丛书题词



出版者的话

CHU BAN ZHE DE HUA

用优秀的文学作品滋养少年儿童的心田，化育未成年人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，对曾经深深感动过、激励过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中国经典原创儿童文学作品，以崭新的审美形式进行社会化的推广与普及，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新世纪文化建设工程。为此，我们特选编出版了这套彩色绘图版《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》。丛书入选作品无论是精神价值、艺术质量，还是受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喜爱的程度和对他们影响的广度，都堪称新中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。

这些作品不仅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，而且具有穿越时空的精神生命力。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形象，无论是艺术创造还是有生活原型，都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社会、特别是青少年学习和追慕的榜样和偶像。这些英雄人物的故事在几代人心目中可谓脍炙人口、家喻户晓、耳熟能详，为人们口口相传、竞相效仿，深深影响了几代人的生活和成长，成为了人们的精神营养和行为典范，在一代代青少年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英雄主义光辉，激发着永恒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无私奉献的崇高道德力量。在这些经典作品中，人物个性鲜明，感情真挚强烈，故事生动感人，冲突紧张激烈，语言简洁优美，风格积极向上，即使在今天，仍清新可读，广受欢迎。作品鲜明的时代特点，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，思想性和可读性的完美统一，以及契合小读者阅读欣赏习惯的浓郁的民族风格，都显示出其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，具有不可替代的审美教育功能。

我们坚信，这套《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》，一定会成为广大未成年人心灵成长的营养剂，强健精神的宝贵食粮；成为他们继承前辈的优秀品质、从历史走向未来的精神桥梁；对培育中华民族未来一代健全的人生品格、文化心理、精神素质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与深广的影响。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2011年10月



目 录

MU LU

● 闯 关·····	1
● 试试看·····	8
● 荒凉的农场·····	14
● 拍个巴掌打个赌·····	21
● 弄假成真·····	28
● 暴风雨·····	38
● 大忙人和大闲人·····	51
● 亲爱的妈妈·····	60
● 小蘑菇头·····	67
● 团结就是力量·····	78
● “相思病”·····	89
● 露一鼻子·····	99
● 母子会·····	113
● 一场恶斗·····	123
● 后 记·····	137



1

闯

CHUANG

关

GUAN

小黑马是一个孩子的外号。

现在，他当然已经长成个结结实实的小伙子，如果你到他那个农场参观、访问，也许会碰见他正领着机耕队队员们开着新式的拖拉机，在祖国辽阔的田野上翻着黑油油的土地；也许他正和农场里的队长们在会议室作计划，争论问题；也许他正在平坦的操场上，进行一场激烈的足球比赛。总之，他现在已经是个大人，是个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了。人们或者叫他马长生同志，或者叫他马队长，很少有人再叫他小黑马了。可是在早先，在刚解放的那时候，他可确实确实是个“小黑马”，一个流浪街头的穷孩子；更正确地说：是个小要饭花子。他，有师傅，有把兄弟，有一套要饭的“技术”，说起来，可也不简单哩！

那一年，正是全国解放的第二年。一个初秋的早上，小黑马和他的两位“师兄”在天津市的一条大街上，溜着路边，探头探脑地往前走着。三个孩子都穿得破破烂烂，东吊一块补丁，西荡一片破布，



蓬头赤脚，不成个样儿。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孩子，外号叫大眼猴，长得猴头猴脑，塌鼻子凹眼，活像个猴儿。他用胳膊肘碰碰小黑马，眯起一只眼儿低声说：

“这两天风声很紧啊，你可要多加小心。瞧见扎皮带的你就躲着走，要来抓你，你就鞋底下抹油，快溜！”

“没事儿，他们抓不着我！”小黑马吸吸鼻涕，耸耸腰里的麻绳儿，把歪戴着的一顶破毡帽往后一推，有把握地说。

另一个从农村里流浪出来的孩子牛牛问道：“大眼猴哥哥，他们抓我们去干吗呀？咱们又不碍人家的事儿。”

“傻小子，你不懂，咱们师傅不是说过么：抓去就送兵营，当兵！老子当过小勤务兵，罪受够啦，老子死也不去！”

“那我们也不去！”两个孩子都应着声儿说。

到了十字街口，大眼猴向小黑马努努嘴，带着牛牛就往东走，小黑马也向他们挤挤眼，打了个招呼：“晚上见！”就往西去了。

小黑马走到一个杂货铺门口，前后一看，没有警察，就掏出一串竹板，呱哒哒、呱哒哒地打起来，一面念着流利的数来宝：

“竹板打，慢板颠，我给掌柜的来请安，一来请安二问好，三来又把那麻烦讨，讨来个麻烦没多大，拿得起，放得下……”

杂货铺的掌柜，皱着眉头跑出来，挥手说：

“小叫花子，现在解放了，不兴要饭了。走吧，真讨厌！”

小黑马不理他，固执地数下去：

“咳，人要讲人一般大，掌柜的何必把我骂！我求掌柜的给了吧，工夫大了你省不下。要省你从大处省，能省十顷带八顷；要算你从大处算，能算十万带八万。我老傻，也能算，算来算去要了饭。别说要饭的耷拉头，要饭的不在下九流。河里流水上下分，人留后事草留



根；人留后事防备老，草留根儿等来春。人人不留儿和女，清明佳节谁上坟……”

掌柜的叫他缠不过，丢了个小票子，骂骂咧咧地走进去了。

小黑马收了钱，耸耸裤腰带，又往前走。一抬头，看见是个棺材铺，他又呱哒哒、呱哒哒地数起来：

“打竹板，迈大步，眼前来在棺材铺。棺材铺，盖得高，叠起的棺材到房腰。棺材棺材做得好，一头大，一头小，装上死人跑不了……”

小黑马正说得起劲，头上“梆”地挨了一下，手一护头，手指





头上又挨了一下。一扭脸，原来是胖掌柜的拿烟袋锅子敲他，嘴里还骂着：

“小王八羔子，找打，你还不给我滚！”

说着就用手推他，小黑马死赖着不走。呱哒板又响起来了：

“咳，你要打，我不走，大大的工夫慢慢地‘求’，（注：读上声，泡蘑菇的意思。）‘求’到黑里你管饭，要给孬（nāo）的我不干，鸡子打卤（lǔ）过水面，牛肉包子蘸大蒜，吃一口，蘸一蘸，看你合算还是我合算！”

他俩一个推推搡搡，一个磨磨蹭蹭，正在僵着，小黑马忽然觉得有一只大手搭在他肩膀上，斜眼一看，正是个扎皮带的人民警察。

“小孩，别在这儿捣蛋啦，跟我走吧！”警察和气地说。

“到哪儿去？”小黑马白眼珠子一翻。

“到收容所去，”警察热心地说，“人民政府给你们安顿个好地方，有活干、有书念、有饭吃、有地方睡觉，比你在外面浪荡强多啦，走吧！”

小黑马望望警察手里拿的警棍，吸吸鼻涕，耸耸裤腰带，满不在乎地说：

“好吧，走就走！”

警察看他痛痛快快地答应了，心里很高兴，就带着他往收容所走去。走啊走的，走到一条热闹的大马路，小黑马一看，嘿，可真巧，电影院的早场电影刚散，观众像潮水一般从大门里涌出来，马路上乱哄哄的净是人。小黑马趁这股子乱劲儿，撒丫子就跑，警察在后面跟屁股紧追。

小黑马真像个小黑马，滑不溜地跑了个快。他个子又小，人又机灵，在人丛里七钻八钻，左拐右拐，眨巴眼工夫，就逃得无影无



踪了。

这一天，小黑马东溜溜西荡荡，在大街小巷荡到很晚，肚子又饿，身上又冷又乏。

“怎么办呢？”小黑马想起师傅，心里就害怕，“今天要的这么少，师傅又要发脾气了，说不定还要吃锅贴（打耳光）呢！”

小黑马的师傅姓李，外号李三麻子，解放以前就是个流氓头。他到买卖家要钱，买卖家如果不给，他就往人家门上抹稀屎、装死、耍无赖，闹得人家买卖做不成，还得多花钱，所以买卖家都怕他。自从他收了十几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做徒弟，亲自出马的时候就少了。他们住在一家小店的破屋里，这小屋是利用楼梯下面的空地搭起来的，屋顶是个斜面，下面又窄又小。他自己睡在木板床上，叫孩子们挤在地上睡觉。地上铺着乱草破席，又脏又臭，活像个狗窝。两个孩子给一件棉袄，晚上当被子伙着盖；吃的是隔壁回民饭馆包下来的剩菜剩饭。孩子们每天出去要来钱，或是偷了东西，都得原封不动地交给他，他就是这样“管吃管住管穿”的。每当严寒的季节来到了，李三麻子经常挑一个最小的孩子——或是孙小宝或是小黑马——给他喝上两口酒，然后叫他穿着破烂的单衣，躺到大街的雪地上打滚、哭号。这样，打动了行人的慈悲心，也有给钱的，也有给衣服的。冻得半死的孩子，不论得了什么，回去都得交给师傅，否则就得挨一顿揍。李三麻子的心眼儿就是这么坏。

月亮升得老高了，看样子许有九点了吧，流浪了一天的小黑马心里嘀嘀咕咕地回到小店。使他奇怪的是多一半孩子没有回来，大眼猴、牛牛也没有回来，回来的都像小狗似的睡熟了。师傅和往常一样，坐在他的床铺上，就着灌肠、肚片，喝白干儿。在一盏小煤油灯的照耀下，师傅的麻脸儿喝得通红，坑坑洼洼的麻点儿都仿佛连成一

片了。可是，出乎意外地，师傅今天特别和气，不但没有动手打人，甚至连“兔崽子”、“王八羔子”也没有骂。还低声说：

“桶里是给你留的饭，吃吧！”

当小黑马饿狼似的吃着凉冰冰的剩饭的时候，师傅亲热地说：

“小黑马，咱们这行营生不好干了，咱们做个小买卖吧！”

小黑马不明白他的用意，嘴里支支吾吾还没答上句话，师傅就站起来了。他一站起来，就像个狗熊似的，脑袋差点儿顶着楼梯，突然说：





“小黑马，把你积攒的钱拿出来吧，咱们大家合伙！”

小黑马不敢看他，可是从他的声音里也能猜出他的颜色，心里暗暗地想：“这个鬼东西！难道他当真知道我的补丁里，藏着一张大票子么？这票子是我拾来的啊！”

小黑马没有回答，他的两只小黑手不知不觉捂在胸前那块补丁上。

“傻东西，”李三麻子歪着嘴儿笑了，“做买卖赚了钱，也有你一份啊！”

当然，师傅毫不费难地把小黑马藏的那张票子搜走了。

本来，小黑马是和牛牛伙用一件棉袄的，今天晚上，牛牛没有回来，按说他可以一个人盖一件，暖暖和和睡一觉了，可是师傅早把那件棉袄收了回去，却叫他和二小子一块儿睡。二小子块头大，一件棉袄给他裹得紧紧的，小黑马连喊带揍，才抢过一个大襟围住胸口。他心里还琢磨：

“大眼猴和牛牛他们怎么没有回来呢？是不是抓去当兵了呢？……”

他没有来得及多想，脑袋刚一落在草窝里，就睡着了。

这一觉睡得又香又甜，一直到第二天，二小子的沙嗓子大喊大叫，才把他惊醒。迷迷糊糊地听见二小子哭着说：

“你们这些小傻瓜，还不醒醒，师傅跑啦，把我的怀表也骗走啦，呜呜呜……”

可不，师傅的床铺上，只剩下两块光光的木板，也不见了。



2

试 试 看

SHI SHI KAN

小黑马在大街上走着，肚子饿得咕咕乱叫！

大街上，卖烧饼馓子的、卖煮红薯的、卖肉包子的、卖锅贴儿的……哪儿也能闻到喷鼻子的香味儿。小黑马怪生气，吸吸鼻涕、紧紧腰带，心里暗暗骂一声：“讨厌！我就不看你！”

可是他不知不觉在一锅煮红薯的旁边站下了，红薯煮得吱吱地响，冒着腾腾的热气。呀，这红薯煮得像枣一样的红，准是又甜又软又热乎哩！他正望得发呆，一抬头，又撞见个扎皮带的，还带着一伙穷孩子，不用说，准是来抓人的，小黑马扭身就跑，却听见有人喊他：

“小黑马，别跑！小黑马，别跑！”

小黑马站住脚，回头一看，只见牛牛赶了上来，小黑马非常奇怪，忙问：

“牛牛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呀？”

牛牛却不回答他，向那个扎皮带的解放军点点头，大模大样地



说：“叔叔，你们先走吧，我一会儿就来。”

那“叔叔”长了个棠梨色的脸儿，高高的鼻子，薄薄的嘴唇，笑咪咪地应了一声，带着孩子们走了。小黑马这才注意到他是个瘸(qué)子，走路一拐一拐的。

怪！牛牛哪来的这门亲戚呀？怎么没有听他说过有个瘸腿叔叔呢？小黑马正要问，牛牛先说：

“小黑马，你饿了吧？给！”

他递过来一大块带枣的丝糕，小黑马饿极了，也不推，也不让，拿起来就吃。两个孩子一面走一面谈：

“牛牛，你和大眼猴昨晚上没回来，到哪儿去了呢？”

“大眼猴在劝业场掏人家腰包，给人家抓着啦，我也跟着到了收容所。”

“是抓你们当兵吧？”

“得了，那都是胡扯淡！人家解放军谁要我们小不点儿，你想当还当不上呢。”

“收容所好么？”

“好，你刚才看见的那些孩子都是我叫来的，你也跟我去吧！”

小黑马想了想，说：

“好吧，去试试看，不行，再跑出来。”

两个人相跟到了收容所。

收容所原先是个当铺，头解放，当铺掌柜的跑了，当铺就改成了收容所。里面有好几个院子，都住满了无家无业的流浪人，有男的，有女的，有老的，有少的。牛牛带小黑马走进一个院子，院里都是十几岁的孩子。那个瘸腿的叔叔坐在桌子跟前，翻开一个本本，带笑地点头说：



“来吧，咱们登个记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小黑马不自在地站着，两只肮脏的光脚丫，不知道怎么放好。心里想：“啥叫‘蹬个鸡’呀？”嘴里就随便答着：“我没有名字。”

“那你姓什么呢？”

“姓马。”

牛牛插嘴说：“他的外号就叫小黑马，你看他长得又小又黑，跑起来飞快，还不像个小黑马呀！”

旁边围着的孩子都笑了，小黑马翻了他一个白眼，用袖子使劲抹一下鼻涕。

那瘸腿叔叔又问：

“你小的时候，妈妈叫你什么呢？”

小黑马不知道收容所好不好，不愿意说出自己的真名字马长生，看见桌上放了一个墨水瓶，就随口答道：

“我叫马瓶儿。”

“多大岁数？”

“十五岁。”

“爸爸是干什么的呢？”

“爸爸蹬（dēng）三轮，早死了。”

“妈妈呢？”

“我没有妈妈。”

牛牛又插嘴了：“什么呀，他有妈妈！”

小黑马好像个点着的炮仗，突然气势汹汹地冲到牛牛跟前，大吵大叫：

“你瞎说，你瞎说八道！我哪儿来的妈妈，你给我找出来！”

“你妈妈不是活着么？”牛牛噘着嘴儿低声说。